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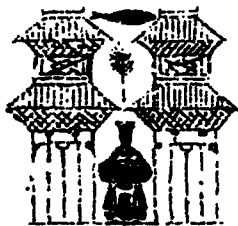
六祖坛经

涂文明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六祖惠能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作为一个年轻的白衣居士，他却被五祖弘忍破例授予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作为一个出身贫苦、无力上学的白丁，他却创造出了一个融合了中印文化优点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大师；他打破了当时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树立了中国人的自信和中国佛教的权威，将其著作破例称为“经”，从而获得与佛同等的地位，成为中国佛教著作中的“惟一”；他不受生死的约束，不管徒众久住世间的请求，毅然示现涅槃，却又令真身常存至今，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六祖身上凝结了人性的粹美，展现了人格的魅力，他不仅是中国佛教的代表，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和周边地区一千多年，必然还会不断地流传下去。



产生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于六祖的评价，早已形成共识，不须笔者再多说了。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六祖惠能还是一个出色的民间诗人和口头文学家，达到了出口成章、“文质彬彬”的程度，不知这是由于天性使然，还是南方“獯獠”爱好歌咏的风气的熏陶，亦或佛教大智慧的体现，无论如何，这同样是令人称奇的。在《坛经》中，六祖不仅留下了十几首偈颂，还在其说法过程中暗含了不少随口道出的篇什、韵文，文质相应，言简理当，虽然不讲究语言的华丽，却都是易记易诵、朗朗上口的好诗。

六祖研究一向是禅宗研究的热点，近来更有上升之势，而普及六祖思想，宣传六祖事迹，也同样受到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坛经》是六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料，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六祖当时说法基本上用的是口语或者说是白话，虽然个别文字可能经过其弟子的整理加工，但基本上保持了其平实而又灵活的原貌，只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原来的白话和通俗讲说今人理解起来也有了障碍和困难，因而需要加以解说，白话翻译也同样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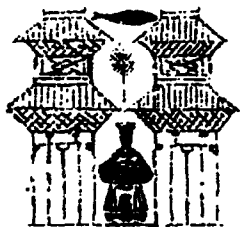
《坛经》白话译本至今已经有了好几种，但多数译本都是以宗宝本为主，这次译注以曹溪原本为本，其内容与宗宝本大同小异，但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的，这也算是再译的必要性的一个依据吧。这次注释务求简明，原则上对于一些大众熟知的佛教术语和经文中本身已作解释的问题不再注出，因为其目的只是帮助初学者理解经义。在注释中主要参考了台湾东方佛学院第二届学员所编著的《六祖坛经注释》和魏道儒先生的《白话坛经》（三秦出版社，1992年9月版），大部分注释并无新意，只是个别地方有独特的理解，细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对照。

本书的翻译同样强调简明，在笔者看来，大部分文字都用不着翻译，因为原文已经非常明白，而且已经是白话了，不客气地说，再译成白话可能只是增加废话而已，但为了照顾能够原谅译者的废话的读者，我也只好全文译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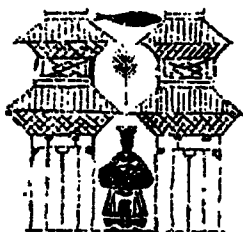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面对的读者对象为初学佛教者,因而对原文没有专门再作校勘,对于原文中的个别文字错误直接作了修改,不再单独解释,希望读者谅解。

佛性本源,人人具足,此一部经,每人心中本来就有,不由外铄,因而万法不离自性,识得自心本性,何须翻书?读者识得自心中经,明了自性是佛,才是根本。如果不能自了,可略看《坛经》原文,经文分明,依此自可超凡入圣。如果于原文有所不明,可再看注释。万不得已,实在弄不明白时可以看一下译文。译文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最多只能帮助读者理解表面上的文义,至于六祖开示的第一义谛、根本大法,也只有靠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行功夫了。



目 录

前言	(1)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1)
悟法传衣第一	(1)
释功德净土第二	(34)
定慧一体第三	(41)
教授坐禅第四	(47)
传香忏悔第五	(49)
参请机缘第六	(60)
南顿北渐第七	(86)
唐朝征诏第八	(98)
法门对示第九	(102)
付嘱流通第十	(107)
附录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 法海	(123)
附录 令韬	(126)
《宋高僧传·慧能传》	(127)
后记	(131)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悟法传衣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①。韶州^②韦刺史名璩^③，与官僚入山。请师于大梵寺^④讲堂为众开缘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⑤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曰：“善知识^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师良久，复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能严父，本贯范阳^⑦，左降流于岭



南,作新州^⑧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⑨,移来南海^⑩,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⑪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⑫,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能安置母毕,即便辞亲,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五祖问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⑬,若为堪作佛?’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⑭。予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⑮。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⑯去。’

“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⑰,差能破柴踏碓,经八余月。祖一日见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⑧，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⑨，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⑩，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⑪卢珍，画《楞伽经》变相^⑫及五祖血脉图^⑬，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体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房过，唱诵其偈。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



曰：‘诵者何偈？’童子言：‘尔这獗獗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此偈，依此偈修，免堕恶道。’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同生佛地。上人^②，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作礼。能曰：‘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③，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能闻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獗獗，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启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④。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⑤！’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云：‘亦未见性。’众人疑息。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即问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能即会



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⑧、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⑨。’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边有一只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舻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舻。’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⑩。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①。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请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②。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③。为众人先，趁及于能。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于草莽中，惠明至，提掇^④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良久，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⑤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⑥。’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⑦。（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能后至曹溪^⑧，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



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③。值印宗法师^④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云：‘风动。’一僧云：‘幡动。’议论不已。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⑤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于是执弟子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师讲《涅槃经》，经明见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经》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⑥，作五逆罪^⑦，及一阐提^⑧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⑨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能剃发，愿事为师。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⑩。

“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史君^⑪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因。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



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世圣人无别。”

师复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⑧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⑨。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⑩，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⑪。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⑫，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



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人，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当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

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

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

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

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

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

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



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皆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⑤。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逛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⑥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⑦，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



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闻悟顿教，不教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去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⑤，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⑥，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⑦。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⑧。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要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